

《窦娥冤》（一名：《六月雪》）

主要角色

窦娥：旦
 蔡母：老旦
 张驴儿：丑
 张母：丑旦
 禁婆：丑旦
 县官：丑
 蔡昌宗：小生
 窦天章：老生

情节

秀才蔡昌宗上京赶考，佣妇张氏的儿子张驴儿随同前去，张驴儿想图谋蔡昌宗的妻子窦娥，半路把蔡昌宗推入淮河，回家假说蔡昌宗落水而死。蔡母悲痛成病，想吃羊肚汤，张驴儿又在汤内暗放毒药来谋害蔡母。不想误被张驴儿母亲吃下，当即身亡。张驴儿趁机讹诈，要强占窦娥。告到官府，县官用严刑逼供；窦娥不忍婆婆受苦，挺身含冤屈供，被判斩刑。行刑正值六月，忽然天降大雪，县官惊惧异常。窦娥之父窦天章，身为八府巡按，来楚州一带巡查，因遇乡民替窦娥喊冤，随将张驴儿抓来，问明了此案。但当他赶去搭救窦娥时，却已来不及了！

注释

《窦娥冤》一剧，取材于元代大戏曲家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杂剧，及明代叶宪祖《金锁记》传奇。京剧一般只演《探监》、《法场》两折，故又名《六月雪》。程砚秋先生编演了全部。这一整理本是程砚秋同志生前最后亲自修改的。末场最后唱词，复禀其遗志，加以丰富。

根据《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整理

【第一场】

（水龙吟牌子，四兵士、中军、窦天章同上。）

窦天章（引子） 奉命出朝堂，秉忠心，扶保君王。

（窦天章入帐。）

窦天章（念） 明镜高悬照万方，丹心一片保朝堂。萧何昔日曾造律，哪个敢犯法王章。
 （白） 老夫，窦天章。大明嘉靖为臣，蒙圣恩放我江浙巡按，一路上代理民词，恩赐上方宝剑，先斩后奏，此去江南衣锦还乡，借此探望女儿窦娥。
 中军！

中军（白） 有。

窦天章（白） 吩咐外厢开道！

中军（白） 外厢开道！

（窦天章上轿。【一江风】。众人同下。）

【第二场】

（蔡昌宗上。）

蔡昌宗（西皮原板） 幼年间父早丧秉承母训，
 每日里对寒窗苦读书文。
 愿今科乡榜上功名有分，
 慰高堂与娘子光耀门庭。
 （白） 小生，蔡昌宗。不幸爹爹早年亡故，老母吴氏。我妻窦氏，倒也贤惠，今乃大比之年，理应进京赴试，只有老母在堂，不敢远离，不免请出母亲商议此事。啊，娘子，搀扶母亲出堂来呀。

窦娥 (内白) 有请婆婆出堂。
 (窦娥、蔡母同上。)
 蔡母 (念) 佳儿佳妇承欢笑，
 窦娥 (念) 每日侍奉白发亲。
 蔡昌宗 (白) 娘子。
 母亲孩儿拜揖。
 蔡母 (白) 罢了。儿啊，请出为娘有何事情？
 蔡昌宗 (白) 儿意进京求取功名，怎奈老母在堂，不敢远离，为此请出母亲商议此事。
 蔡母 (白) 求取功名事大，为娘不拦阻于你，况且你妻颇为贤惠，侍奉为娘料然无事。
 窦娥 (白) 官人只管放心前去，有我侍奉婆婆断无差错。
 蔡昌宗 (白) 有累娘子。
 蔡母 (白) 只是我儿一人前去，为娘放心不下，有人随你前去才好，唤张妈妈前来。
 窦娥 (白) 张妈妈快来。
 (张母上。)
 张母 (念) 忽听少奶奶唤，急忙问根源。
 (白) 老夫人叫我，有什么事呀？
 蔡母 (白) 大相公意欲上京求取功名，他一人前去，我放心不下，命你子驴儿伴同前去，我也就放心了。
 张母 (白) 哟，是这么回事，待会我告诉他就是啦。
 蔡母 (白) 如此甚好。
 张母 (白) 好，我去教我们驴儿收拾收拾去。
 蔡母 (白) 儿啊，我们去到后面收拾收拾。正是：
 (念) 且喜我儿求上进，
 蔡昌宗 (念) 金榜显名慰母心。
 (众人同下。)

【第三场】

(张驴儿上。)
 驴儿 (白) 啊哈！
 (念) 小子生来本姓张，窦娥长得真漂亮。只是闻香不到手，急得我心里净痒痒。
 (白) 我张驴儿。从幼小我爸爸就死了，我妈在蔡府佣工，我在那儿帮闲，每日在外头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我妈哪，也管不了我，可是我妈也不作正经事，我亦老大不小啦，她也不给我说一个媳妇。我们这儿的少奶奶名叫窦娥，嘿，长得是别提多好看了，只要她跟我说一句话，真教我三魂渺渺，四肢无力，五鸡子六兽，我七窍全塌啦，我……哎呀！也不知怎么啦，我瞧见她我心里就痒痒的抓挠。我就想这个蔡相公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就会有那样的艳福，我怎么就没那造化哪！我老想把书呆子害死，把窦娥算计到我手里头，可又没有好主意，等我妈回来，我问问她有什么好主意没有。
 (张母上。)
 张母 (白) 驴儿！这孩子也不知在家没有。
 喝，在家哪，你回来啦！
 张驴儿 (白) 啊。我可不是回来啦吗。
 张母 (白) 你这个孩子怎这么倔呀。
 张驴儿 (白) 啊。老不给娶媳妇吗！
 张母 (白) 你简直成啦媳妇迷啦。
 张驴儿 (白) 您上哪啦？
 张母 (白) 刚才老太太叫我。
 张驴儿 (白) 叫您干嘛呀？
 张母 (白) 叫我当然有事喽。
 张驴儿 (白) 您瞧见窦娥没有哇？
 张母 (白) 瞧见啦。
 张驴儿 (白) 她问我了没有哇？

张母 (白) 她问你干什么?
 张驴儿 (白) 她不是, 她叫我想的心里难受哇!
 张母 (白) 唉, 你还提哪, 你, 你的机会来啦。
 张驴儿 (白) 什么机会呀?
 张母 (白) 刚才老夫人跟我说, 那个书呆子要上京赶考去!
 张驴儿 (白) 他上京赶考, 有我什么事呀!
 张母 (白) 哎, 怎这门糊涂, 少爷要是做了官, 你亦跟着沾了光, 何愁没媳妇呀。
 张驴儿 (白) 哦, 他要赶考叫我跟他去呀。
 张母 (白) 明日就动身。
 张驴儿 (白) 嘿, 好。有主意。
 张母 (白) 有什么主意?
 张驴儿 (白) 妈, 您想使唤儿媳妇不想啊?
 张母 (白) 想啊, 哪有哇?
 张驴儿 (白) 有现成的媳妇。
 张母 (白) 哪儿啊?
 张驴儿 (白) 就是蔡相公的媳妇窦娥呀。
 张母 (白) 人家是秀才的媳妇, 怎么能归你呀?
 张驴儿 (白) 明儿我跟他搭着伴一块走, 头路有道淮河, 我把他请下马来, 抽不冷子我把他推到河里头, 回来您给她们送个信, 就说他失足落水而死, 老夫人一着急亦得眼猴; 我再算计窦娥, 何愁不归我呀。
 张母 (白) 嘿, 你要害人哪, 阿弥陀佛!
 张驴儿 (白) 您说这年头, 嘴里念佛心里想害人的主儿可多的很哪。
 张母 (白) 想不到你这么点个岁数倒有一肚子害人的心哪!
 张驴儿 (白) 不会害人还称得起阴谋家吗。
 张母 (白) 可是这么着, 你可办严密着点呀!
 张驴儿 (白) 嘿, 您放心得啦。您等着使唤儿媳妇吧。正是:
 张母 (念) 心怀鬼胎把京进,
 张驴儿 (念) 母子定计要害人。
 张母 (白) 害人哪。
 张驴儿 (白) 嘿, 您别嚷啊, 收拾行李去。
 (张母、张驴儿同下。)

【第四场】

(蔡昌宗、张驴儿同上。)
 蔡昌宗 (西皮摇板) 求取功名京都进,
 哪怕戴月与披星。
 但愿此去名有份,
 张驴儿 (白) 相公!
 蔡昌宗 (西皮摇板) 不走想必有原因。
 (白) 你为何落后?
 张驴儿 (白) 相公, 两条腿跟着四条腿儿走, 哪能快得了。您瞧天多热呀, 咱们下牲口河边凉快会儿怎么样?
 蔡昌宗 (白) 是啊, 我们稍息片时再走。
 (蔡昌宗下马。)
 张驴儿 (白) 相公,
 (张驴儿走。)
 张驴儿 (白) 你看这水多清凉呀!
 蔡昌宗 (白) 你来看: 此处好一派风景也!
 张驴儿 (白) 不错, 这儿是又凉快, 又好看。您瞧! 您瞧那儿来了条大鱼。
 蔡昌宗 (白) 在哪里?
 张驴儿 (白) 就这儿——你给我下去吧。
 (张驴儿推蔡昌宗下。)

张驴儿 (白) 哟，我把你这书呆子，你还有心肠瞧鱼哪你！这下把你送回老家啦。得了，人是害了，回家呀给她们送个信去，那老梆子一着急一定活不了，慢慢再算计他媳妇。

(念) 这还有他一匹牲口，我把它卖了，当路费，做赌本，回去送信去。正是：

(白) 休怪我心狠，只为美佳人。

(张驴儿下。)

【第五场】

(窦娥上。)

窦娥 (西皮原板) 我官人一心要扬名显姓，
因此上跨征鞍千里长行。
为什么一阵阵心神不定，
盼夫君得中了及早回程。

(张母上。)

张母 (白) 哎哟可了不得啦，少奶奶大事不好啦！

窦娥 (白) 何事惊慌？

张母 (白) 驴儿跑来说相公路过淮河，掉在河里给淹死啦！

窦娥 (白) 你待怎讲？

张母 (白) 掉在水里淹死啦！

窦娥 (白) 哎呀！
(西皮导板) 只望金榜题名姓，
(叫头) 相公，我夫！喂呀呀……
(西皮散板) 谁知已赴那枉死城。
淮河之下丧了命，
(哭) 我的夫呀！

(蔡母上。)

蔡母 (白) 啊！
(西皮散板) 媳妇啼哭为何情？

窦娥 (叫头) 婆婆啊！
(白) 适才听张妈妈之言，张驴儿回来说道：我官人行至淮河失足落水而亡了。

(窦娥哭。)

蔡母 (白) 你待怎讲？

窦娥 (白) 失足落水而亡！

蔡母 (白) 哎呀——
(西皮散板) 听说姣儿丧了命，
(叫头) 昌宗！

窦娥 (叫头) 官人！

蔡母 (叫头) 我儿！

窦娥 (叫头) 哎呀官人哪！

蔡母 (西皮散板) 怎不教人痛伤情。
哭一声，昌宗儿啊，小姣儿啊……我的儿呀。

(蔡母吐血，窦娥搀蔡母同下。)

张母 (白) 哈哈，这一下可好啦，小的哪是死啦，这个老梆子一听说他儿子死啦，急得也吐了血啦，我看她八成也活不了几天啦。哎，我说窦娥呀窦娥，再过两天，你呀就是我的儿媳妇啦，我就是你的婆婆啦。

窦娥 (内白) 张妈妈，

张母 (白) 啊。

窦娥 (内白) 我婆婆想吃羊肚汤，你去快快买来。

张母 (白) 哎，是啦。
我的妈呀，吓了我一跳，我当是让她听见了哪！这个老梆子要吃羊肚汤，可说我给她往哪找去呀，这可怎么办哪？

我说驴儿！

(张驴儿内允，上。)

张驴儿 (念) 思想女多姣，昼夜睡不着。
 张母 (白) 你来啦！
 张驴儿 (白) 妈呀，您叫我干嘛？
 张母 (白) 干什么？那个老梆子一听说她儿子死啦，急得吐了血啦。她教我给她买羊肚汤去，你说我上哪给她买去呀？
 张驴儿 (白) 行啦，您交给我啦，我给她买去得啦。
 张母 (白) 你给买去了？
 张驴儿 (白) 我给她买去。
 张母 (白) 你可快着点。
 (张母下。)

张驴儿 (白)

我慢不了。
 这可是我的好机会到啦！这老梆子病了，想吃羊肚汤，趁这节骨眼儿我在羊肚汤里头给她搁点毒药，把这老梆子给药死，剩下窦娥一个人，那她还跑得出我的手心去吗！可是这毒药我哪里买去呀？这可怎么办哪？——哎哟，我想起来啦，我们这儿有个卖耗子药的卢掌柜的，我去找他买包耗子药。毒得死耗子，就能药得死人，对，买耗子药去——哎呀，来到啦。
 我说，卢掌柜的！

(卢掌柜上。)

卢掌柜 (念) 行医才几年，大胆用凉药。死的治不活，活的治死了。
 (白) 谁呀？
 张驴儿 (白) 我呀，老卢你好哇？
 卢掌柜 (白) 大爷呀，你好哇？
 张驴儿 (白) 我好，你可好？
 卢掌柜 (白) 我也好。
 张驴儿 (白) 买卖不错吧？
 卢掌柜 (白) 不错，张大爷跑我这作啥呀？
 张驴儿 (白) 你瞧，到你这还有别的事吗，买药来啦。
 卢掌柜 (白) 买药？
 张驴儿 (白) 拿包耗子药。
 卢掌柜 (白) 前几天你不是拿去一包吗？
 张驴儿 (白) 你还提哪，前几天那药不管事啊。
 卢掌柜 (白) 怎么啦？
 张驴儿 (白) 拿包好的来。
 卢掌柜 (白) 好。
 张驴儿 (白) 拿包加料的。
 卢掌柜 (白) 是。
 张驴儿 (白) 嘿，掌柜的。
 卢掌柜 (白) 给你。
 张驴儿 (白) 这药行吗？
 卢掌柜 (白) 吃啦就死！
 张驴儿 (白) 吃了准死？
 卢掌柜 (白) 得，你可别害人哪。
 张驴儿 (白) 胡说八道！
 卢掌柜 (白) 你要害人我可得跟你打人命官司呀。
 张驴儿 (白) 我药耗子，我害人干嘛呀！
 卢掌柜 (白) 给钱！
 张驴儿 (白) 我拿回去瞧灵不灵，要是灵，连上次那包一块给你还不行吗。
 卢掌柜 (白) 上回就没给俺钱。
 张驴儿 (白) 一块给你。
 卢掌柜 (白) 要一块给俺哪？
 张驴儿 (白) 没错儿，该不下你的，

卢掌柜 (白) 想着!
 (卢掌柜下。)
 张驴儿 (白) 得, 这个药是有啦, 回头给她搁在羊肚汤里, 这老梆子一吃准死没活呀, 哎哟慢着, ——这事还不能让我妈知道, 要是让我妈知道, 她一端羊肚汤的时候, 脸上一带象儿那可不得了, 对, 不能告诉她。正是:
 (念) 杀人不用刀, 方显智谋高。
 (张驴儿下。)

【第六场】

(窦娥挽蔡母同上。)
 蔡母 (二黄三眼) 叹夫君遭不幸早年命丧,
 且喜有昌宗儿侍奉身旁。
 实指望我的儿题名榜上,
 不料想在淮河一命身亡!
 撇下了我婆媳无有仰仗,
 倒教我年迈人凄凄凉凉好不惨伤。
 叫媳妇挽为婆床榻来上,
 窦娥 (白) 婆婆看仔细!
 蔡母 (二黄三眼) 怕只怕老性命不能久长。
 窦娥 (二黄摇板) 婆婆且莫悲声放,
 保重身体免忧伤。
 (白) 婆婆, 保重身体要紧。
 蔡母 (白) 媳妇。
 (张母上。)
 张母 (念) 手端羊肚汤, 迈步进上房。
 (白) 哟, 老太太, 您的病好点了吧。羊肚汤做好啦, 您吃点吧。
 (窦娥接过。)
 窦娥 (白) 婆婆请用。
 蔡母 (白) 待我用来。
 张母 (白) 对了, 您想开着点吧! 多吃点吧。
 (蔡母闻。)
 蔡母 (白) 腥气难闻, 哪里吞吃得下, 拿了去吧!
 张母 (白) 您喝点汤!
 窦娥 (白) 婆婆少用些吧!
 蔡母 (白) 待我用来。
 张母 (白) 您想开了, 少吃点吧。
 蔡母 (白) 腥气难闻得紧, 难以用下! 我不用了, 拿下去吧。
 窦娥 (白) 婆婆不用, 张妈妈你拿了去吧。
 蔡母 (白) 是啊。
 张母 (白) 这老梆子真要死啦, 这么好的羊肚汤她都吃不下去, 拿来我把它吃了吧。
 (张母吃。)
 张母 (白) 哎哟真香啊! 这老梆子没有多大远限啦, 这是我的口头福, 我把它吃了得啦。
 (张母吃。)
 张母 (白) 还有点子汤把它喝了。
 (张母喝。)
 张母 (白) 真香啊!
 (张母肚疼。)
 张母 (白) 哟! 我怎么肚子疼啊? 哟, 我怎么肚子疼啊? 哎哟, 我肚子疼啊!
 (扑灯蛾) 霎时腹内似刀扎, 似刀扎!
 想必得了绞肠痧。
 为何疼痛实难忍,
 莫非就要回老家。

(张母死。)

窦娥 (叫头) 婆婆你看，张妈妈她她她，七孔流血而亡了。

(蔡母、窦娥双亮相。)

蔡母 (白) 家门不幸又有祸事来临，快快叫张驴儿前来，这是哪里说起！

窦娥 (白) 张驴儿快来！

(张驴儿上。)

张驴儿 (念) 忽听惊声叫，想必喜事到。

(白) 甭说这老梆子死了，教我买棺材去，我瞧瞧去，什么事少奶奶？

窦娥 (白) 你看你母亲七孔流血而亡了！

张驴儿 (白) 啊？我妈会死啦？不能啊，她没死过一回啊！

(哭) 可不是死啦吗，妈呀，妈呀！

蔡母 (白) 张驴儿，人死不能复生，你哭她也是无益的了。

张驴儿 (白) 怎么！人死不能复生？啊！我妈好模好样的她会死了吗？

蔡母 (白) 你不晓得，只因你母误服羊肚汤，以致七孔流血而亡，你哭她也是无益的了。

张驴儿 (白) 怎么？吃羊肚汤她会死啦，啊，不用说呀，你们把我们给害死了吧？

蔡母 (白) 话不是这样讲，我给她买一口好棺木，将她盛殓起来，你看如何呀？

张驴儿 (白) 那不行，你得赔我的活妈。

蔡母 (白) 不必如此，我们可以商量商量吧！

张驴儿 (白) 怎么着，商量商量？可是这么着，都得听我的。

蔡母 (白) 依你就是。

张驴儿 (白) 好。我先把尸首搭下去。

(张驴儿搭尸。)

张驴儿 (白) 我说老太太，我妈哪是死啦，您瞧，这没娘的孩儿呀，是最苦不过，您的儿子不是也死了吗？

蔡母 (哭) 唉！

张驴儿 (白) 您倒别难受，干脆这末着得啦，您就是我妈，我呢就是你儿子，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蔡母 (白) 好，我就收你以为我子也就是了。

张驴儿 (白) 怎么着，您愿意啦？

蔡母 (白) 愿意了。

张驴儿 (白) 您是我妈，我就是您儿子了。好——我说妈呀，您这儿子也老大不小啦，不差么您得给我说个媳妇了。

蔡母 (白) 待我慢慢与你说一房媳妇，也就是了。

张驴儿 (白) 嘿，慢慢地！我哪儿等的了呀，您瞧，您那儿不是有现成的寡妇儿媳妇吗。

(张驴儿拉窦娥。窦娥打张驴儿嘴巴。)

窦娥 (白) 哇！好奴才。

蔡母 (白) 大胆奴才，我们乃是宦门之家，你分明是借尸图诈呀。

张驴儿 (白) 得啦吧，什么借尸图诈呀，告诉你说，不但窦娥是我的人，你们这份家当都是我张大太爷的啦！要不然咱们打官司。

蔡母 (白) 哪个怕你不成！

张驴儿 (白) 好。老梆子！

(张驴儿拉蔡母走。)

张驴儿 (白) 走着，走着。

(窦娥拦，张驴儿踢倒窦娥。)

张驴儿 (白) 窦娥，我可顾不了你啦。

(张驴儿、蔡母同下。)

窦娥 (白) 且住！看他扯我婆婆到公堂去了！我不免请出各位高邻，替我看守门户，待我赶到公堂要紧！

有请各位高邻！

(四邻居同上。)

四邻居 (同白) 大娘子何事呀？

窦娥 (白) 张妈妈死在我家，张驴儿借尸图诈，扯我婆婆到公堂去了，相烦各位高邻，替我看守门户，待我赶到公堂要紧。

四邻居 (同白) 大娘子只管放心，我等替你看守门户就是。
 窦娥 (白) 有劳了。
 (二黄摇板) 辞别了众高邻出门而往，
 急忙忙来上路我赶到那公堂。

(窦娥下。四邻居同下。)

【第七场】

(四衙役、二班头、县官同上。)

县官 (念) 作官不与民做主，枉吃白菜熬豆腐。
 (白) 下官，胡里图。蒙圣恩，放我山阳县的正堂，赴任以来，每日吃吃喝喝，到也
 消闲自在，今逢二五八日放告之期。
 来呀!

二班头 (同白) 有。
 县官 (白) 放告牌抬出。
 二班头 (同白) 是。
 放告牌抬出。

(张驴儿扯蔡母同上。)

张驴儿 (白) 走着走着，没那么些说的，老梆子！走吧你。
 冤枉！

二班头 (同白) 有人喊冤。
 县官 (白) 怎么着，有人喊冤？
 二班头 (同白) 不错。
 县官 (白) 哎呀！巧得很哪。真有买卖上门啦。
 二班头 (同白) 是呀。
 县官 (白) 在哪儿哪？
 二班头 (同白) 在堂口哪。
 县官 (白) 好，带上来。
 二班头 (同白) 是。
 上堂回话。

张驴儿 (白) 是。

张驴儿、
 蔡母 (同白) 参见太爷。
 县官 (白) 哟喝！一个年青的小伙子，这还有一个老太太，谁的原告呀？

张驴儿 (白) 我的原告。
 县官 (白) 怎么着，是你的原告？好，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张驴儿 (白) 是。小人张驴儿，我妈在蔡家佣工，他们把我妈给害死啦，求太爷做主。
 县官 (白) 哦，我说你这老太太吃多了怎么着？怎么吃饱喝足了，没事把他妈给害死了，
 那是怎么回事呀？

蔡母 (白) 启禀县太爷：只因他母误吃羊肚汤，以致七孔流血而亡，我与他母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岂有无故害人的道理呀！

县官 (白) 对呀，你听见了没有？她与你妈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哪能把你妈给害了！

张驴儿 (白) 照她这么一说，我妈好模好样就会死了吗？

县官 (白) 是啊！难道他妈好模好样的就死了吗？

蔡母 (白) 我实实的冤枉！

县官 (白) 不动大刑，谅她不招，来呀！

二班头 (同白) 有。

县官 (白) 拶起来。

蔡母 (白) 噢！

(四衙役同上刑。)

县官 (白) 问她有招无招？

二班头 (同白) 有招无招？

蔡母 (白) 情屈难招！

县官 (白) 收!

蔡母 (白) 冤枉!

(窦娥急上。)

窦娥 (白) 堂上宽刑。

二班头 (同白) 有人喊宽刑呀。

县官 (白) 好事, 暂时缓刑, 把她带上来。

二班头 (同白) 上堂回话。

县官 (白) 我说这一妇人你姓什么? 叫什么? 你是蔡吴氏的什么人哪?

窦娥 (白) 犯妇是蔡昌宗之妻, 蔡吴氏之媳, 窦娥。

县官 (白) 哦, 你叫窦娥, 你为什么替蔡吴氏喊宽刑啊?

窦娥 (白) 启禀太爷: 我婆婆是无罪之人, 请青天大老爷不要动刑, 她乃年迈之人禁受不起。

张驴儿 (白) 哎, 照她这么一说, 我妈就算白死了吗?

县官 (白) 对呀, 照你这末一说, 他妈不算白死了吗, 干脆给我收!

(四衙役同拶蔡母。)

蔡母 (白) 啊媳妇, 你, 你要救我一救啊。

窦娥 (叫头) 太爷呀!

(白) 害死张妈妈之事, 我婆婆实不知情, 都是犯妇一人所为。

张驴儿 (白) 您别听她的, 她有疯病。

县官 (白) 你呆着吧, 你哪儿那么爱说话呀, 她那儿说话, 你那儿也说话, 我这是公堂! 你当我这是茶馆哪!

窦娥, 你听我说: 这人命关天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要画了供, 招了认, 可得给他妈抵偿赔命啊!

窦娥 (白) 是犯妇所为, 情甘认罪, 万死不辞。

县官 (白) 罢了, 老爷还真佩服你! 教她画了供。

窦娥 (白) 慢来慢来, 将我婆婆放了下来, 我自然画供。

县官 (白) 好好, 把她放下来, 教她画供!

二班头 (同白) 窦娥画供!

蔡母 (白) 太爷, 害死他母, 乃是我所为, 待我画供招认啊!

县官 (白) 得啦吧你, 我说你在这儿起哄是怎么着! 啊, 刚才问你, 你不说; 这末会的功夫, 她画了供啦。你又说人是你害的! 你当老爷我哄着你玩哪是怎么着! 来呀, 传女禁婆。

二班头 (同白) 女禁婆。

(禁婆上。)

禁婆 (白) 来啦, 来啦。

参加太爷。

县官 (白) 将窦娥钉肘收监, 把他们撵下堂去!

蔡母 (哭) 啊, 媳妇哇……

窦娥 (哭) 啊婆婆, 你请回去吧。

禁婆 (白) 走着、走着、快点走!

(禁婆押窦娥下, 蔡母哭下。)

张驴儿 (白) 嘿! 你说这个事呀, 害死一个蔡昌宗, 还饶上我一个活妈, 实指望把窦娥算计到我手里头, 没想到把个如花似玉的窦娥, 给我那不成材料的妈抵了偿啦! 你说她冤不冤哪? 哎呀, 这件事情没算好, 费尽心机我枉徒劳。

(张驴儿下。)

【第八场】

(四邻居同上。)

邻居甲 (白) 众位请了。

三邻居 (同白) 请了。

邻居甲 (白) 今有按院大人在此下马, 你我大家替窦娥申冤告状, 就此前往。

三邻居 (同白) 请。

(四邻居同下。)

【第九场】

(四军士、四校尉、中军、窦天章同上。)

窦天章 (二黄导板) 今奉圣命出京城,
(二黄原板) 王法条条不徇情。
上方宝剑君王赠,
上报国恩下为民。
为官必须秉忠正,

(四邻居同上。)

四邻居 (同白) 冤枉!
窦天章 (二黄原板) 百姓喊冤跪埃尘。
四校尉 (同白) 大人,有人喊冤。
窦天章 (白) 人役列开。
四校尉 (同白) 人役列开。
窦天章 (白) 教他们呈状上来。

(邻居传状。窦天章看,惊。)

窦天章 (白) “窦娥”?这些状纸俱保窦娥无事,其中定有冤屈,待本院查明办理。中军,状纸已收,教他们三日后察院听审。

中军 (白) 三日后察院听审。

窦天章 (白) 中军。

中军 (白) 有。

窦天章 (白) 速速派人将张驴儿捉拿到案,吩咐打道山阳县。

中军 (白) 打道山阳县。

(【三枪】。众人同下。)

【第十场】

(禁婆上。)

禁婆 (白) 哦哈!
(数板) 我当禁婆管牢囚,十人见了九人愁!有钱的是朋友,没钱的打不休来骂不休。
与那犯人作对头,作对头。

(白) 我,山阳县女禁婆的便是。自从我监中收了一个女犯窦娥,到了我这儿也不少的日子啦,直到今天分文都没有看见过她的;我不免把她叫出来,挤兑挤兑她,多少不拘,是银子是钱拿出来我好垫办垫办。对,就这未办。
窦娥,窦娥,窦娥与我走出来吧!

窦娥 (内白) 苦哇!

(窦娥上。)

窦娥 (二黄散板) 忽听得唤窦娥愁锁眉上,
想起了老婆婆好不凄凉。

禁婆 (白) 还不给我走出来吗?

窦娥 (二黄散板) 只见她发了怒有话难讲,
禁妈妈呼唤我所为哪桩?

(白) 妈妈在上,窦娥有礼。

禁婆 (白) 罢啦,哪儿那末些个穷酸礼呀!

窦娥 (白) 唤我出来何事呀?

禁婆 (白) 叫你出来,没有别的,你到我这监里来日子也不少啦,直到今天;是银子是钱妈妈我分文都没有看见你的,今天把你叫出来,咱们娘俩商量商量:是有银子有钱拿出来,妈妈好给你垫办着花啊!

窦娥 (白) 啊,妈妈,想我窦娥,遭此不白冤枉,家中又贫,哪有银钱与妈妈你使用,求妈妈行个方便吧!

禁婆 (白) 让我行方便?监外头不种高粱,监里头也不种黑豆;一个行方便,两个行方便,

我吃谁？倒底是有钱没有哇？
 方便些个吧！
 窦娥（白）
 禁婆（白） 哦，听你这话是没有钱，过来，有话跟你说！过来，过来，过来你。
 （禁婆打窦娥。）
 禁婆（二黄散板） 贱人说话不思量，
 气得老身发了狂。
 咬牙切齿将你打，
 （禁婆打窦娥。）
 禁婆（二黄散板） 管教你一命见阎王。
 窦娥（二黄散板） 我哭哭一声禁妈妈，
 我叫叫禁大娘：
 想窦娥遭了这不白冤枉，
 家中银钱尽花光。
 哪有余钱来奉上？
 望求妈妈你、你、你行善良。
 （白） 啊，禁大娘啊！
 （窦娥哭。）
 禁婆（白） 你起来，起来起来，妈妈我是刀子嘴豆腐心，让你这么一哭，哭得我心里这么怪难受的，好啦好啦，你不要哭，啊，我给你搬个凳你先坐坐。今儿闲着没事，把你以往的冤枉说给妈妈听听，到底是怎么回子事情？虽然我救不了你，也能够给你分忧解愁。得啦，别哭，坐着坐着，你说说啊。
 窦娥（白） 妈妈容禀：
 禁婆（白） 别哭，慢慢地说吧。
 窦娥（二黄慢板） 未开言思往事心中惆怅，
 禁婆（白） 慢慢的说吧，不要难过。
 窦娥（二黄慢板） 禁大娘你容我表述衷肠：
 禁婆（白） 倒了是怎么回事？说给妈妈我听听，不要伤心！
 窦娥（二黄慢板） 实可恨张驴儿良心昧丧，
 禁婆（白） 哦，是张驴儿丧良心啊！在堂上我看那个样儿也不是个好东西啊。
 窦娥（二黄慢板） 买羊肚要害婆婆一命身亡。
 害人者反害己徒劳妄想，
 他的母吃羊肚霎时断肠。
 狗奸贼仗男子出言无状，
 他把我老婆婆扭到公堂。
 不招认实难受无情拶棒，无情拶棒，
 为此事替婆婆认罪承当。
 禁婆（白） 哦，我这才明白啦。
 蔡母（内白） 走哇！
 （蔡母上。）
 蔡母（二黄散板） 家不幸遭下了冤孽魔障，
 害得我一家人无有下场。
 （白） 来此已是监门，啊禁大嫂请开门来。
 禁婆（白） 谁呀？坐监的？
 蔡母（白） 我是窦娥的婆婆，前来探望媳妇来了。
 禁婆（白） 拿来！
 蔡母（白） 要什么呀？
 禁婆（白） 钱哪。
 蔡母（白） 哎呀，大嫂呀，想我一家遭此不白冤枉，哪有银钱与大嫂使用，望求大嫂行个方便，方便。
 （蔡母哭，跪。）
 禁婆（白） 您瞧！怎么全让我遇见啦。得啦，起来起来，你瞧我还真受不的这个。来来来，进来吧，进来吧。你可别嚷。
 蔡母（白） 多谢大嫂。

禁婆 (白) 慢着点，别嚷，别嚷。
 蔡母 (白) 媳妇在哪里？媳妇在哪里？
 禁婆 (白) 你婆婆来看你来啦。
 窦娥 (白) 婆婆来了。
 (哭) 婆婆！
 蔡母 (哭) 儿呀，媳妇！
 (二黄散板) 一见媳妇你改变模样，
 可怜你贤孝妇受此刑伤。
 (白) 媳妇，为婆带来的水饭，我儿你要用些才是呀！
 禁婆 (白) 拿过来，我看看这里头有东西没有？糊糊涂涂的不能给她吃。
 窦娥 (白) 孩儿吞吃不下。
 蔡母 (白) 少用些吧！
 禁婆 (白) 少吃点！
 窦娥 (二黄导板) 一口饭噎得我险些命丧，
 蔡母 (白) 儿啊！
 窦娥 (二黄散板) 谢上苍恩赐我重见老娘。
 蔡母 (白) 看我媳妇口内饥馑，烦劳大嫂取碗冷水来。
 禁婆 (白) 喝凉水闹肚子，我给你取碗热水来。
 蔡母 (白) 多谢大嫂。
 禁婆 (白) 我给你找去。你们在这儿说会话。
 (禁婆下。)
 蔡母 (白) 媳妇，你头发蓬松，待为婆婆与你梳洗梳洗。
 窦娥 (白) 有劳婆婆。
 蔡母 (二黄原板) 劝媳妇休得要泪流脸上，
 听为婆把此事细说衷肠：
 都只为你婆母染病床上，
 一心心要吃那羊肚作汤。
 张驴儿他把那良心昧丧，
 羊肚内下毒药要害你娘。
 但愿得遇清官雪此冤枉，
 那时节婆媳们满斗焚香、答谢上苍。
 (哭) 窦娥儿啊！
 窦娥 (二黄快三眼) 老婆婆你不必宽心话讲，
 媳妇我顷刻间命丧云阳！
 永不能奉甘旨承欢堂上，
 永不能与婆婆熬药煎汤；
 心儿内实难舍父母恩养，
 要相逢除非是大梦一场。
 (禁婆上。)
 禁婆 (白) 窦娥大事不好了！
 窦娥 (白) 何事惊慌啊？
 禁婆 (白) 上司的回文已到，明天午时三刻，把你开刀问斩啦！
 窦娥 (白) 你待怎讲？
 禁婆 (白) 开刀问斩啦！
 窦娥 (二黄导板) 听一言魂飘荡，
 蔡母 (白) 窦娥！
 窦娥 (白) 婆婆！
 (二黄散板) 恨贼子害得我家败人亡！
 蔡母 (白) 儿啊！
 (二黄散板) 听一言犹如那雷轰顶上，
 顷刻间婆媳们就要分张。
 婆媳们哪！只哭得肝肠断！
 禁婆 (白) 快点走，快点走！

蔡母 (白) 儿啊!
 (蔡母哭, 出监。窦娥欲随出, 禁婆打, 叱回窦娥。蔡母下。)
 禁婆 (白) 走吧!
 (禁婆引窦娥同下。)

【第十一场】

(四衙役、二班头、县官同上。)
 县官 (念) 升官不怕年纪老, 心里明白就好。
 (白) 我想那四衙, 反被二衙辖。二衙虽然比四衙大, 四衙比二衙多两牙。
 下官胡里图, 蒙圣恩放我山阳县的正堂, 审了不少奇巧的案件, 前有张驴儿前来告状, 状告蔡吴氏用羊肚汤将他母亲害死; 是我正在用刑之时, 窦娥前来喊冤, 她言道人是她害的, 也别管是谁害的, 反正有一个人给偿命, 也就算完了。我把窦娥问成死罪, 上司详文已到, 今天是出斩窦娥之日。
 来!
 二班头 (同白) 有。
 县官 (白) 打道法场。
 来, 晓谕那刽子手: 将窦娥绑好, 大游四门; 时辰一到, 即速报我。
 (县官下。四衙役、二班头同下。八兵士、二刽子手押窦娥同上。)
 八兵士 (同白) 哦!
 窦娥 (念) 上天——天无路, 入地——地无门。慢说我心碎, 行人也断魂。
 (反二黄慢板) 没来由遭刑宪受此磨难,
 看起来老天爷不辨愚贤。
 良善家为什么遭此天谴?
 作恶的为什么反增寿年?
 法场上一个个泪流满面,
 都道说我窦娥死得可怜!
 眼睁睁老严亲难得相问,
 霎时间大炮响尸首不全。
 二刽子手 (同白) 窦娥为何跪下不走?
 二窦娥 (白) 哎呀, 二位爷呀, 少时我若问了斩刑之后, 千万莫要教我婆婆看见我的尸首。
 刽子手 (同白) 却是为何?
 窦娥 (白) 她乃年迈之人, 见了我的尸首, 恐怕她的性命难保!
 二刽子手 (同白) 不教你婆婆看见就是。
 窦娥 (白) 有劳了。
 (蔡母上。)
 蔡母 (白) 走哇! 儿啊!
 (二黄散板) 我心中只思想媳妇的冤枉,
 到法场哪顾得路途奔忙。
 我这里放大胆法场上,
 二刽子手 (同白) 呔, 做什么的?
 蔡母 (白) 我是窦娥的婆婆, 前来祭奠媳妇的。
 二刽子手 (同白) 容你一祭。
 蔡母 (白) 有劳了。
 (二黄散板) 一见媳妇好惨伤。
 (白) 儿啊, 为婆干辛万苦, 来到此地; 你有何言语嘱咐为婆几句。
 窦娥 (白) 婆婆, 想我们一家, 被张驴儿害得家败人亡, 媳妇今生不能侍奉婆婆, 等到来生再为补报, 你、你, 你要多多保重啊!
 蔡母 (白) 唉, 倘若你爹爹回来, 问起情由, 教为婆拿何言答对?
 窦娥 (白) 爹爹回来问儿么……
 蔡母 (白) 是啊。
 窦娥 (白) 你, 你, 你就说得病而亡吧。
 (蔡母哭。)

窦娥 (二黄散板) 爹爹回来休实讲,
 说孩儿得暴病命丧无常。
 蔡母 (二黄散板) 到如今她还把孝顺话讲,
 好一似刀割肉箭刺胸膛。
 窦娥 (白) 婆婆!
 蔡母 (二黄散板) 婆媳们只哭得肝肠痛断,
 八兵士 (同白) 走! 走! 走!
 蔡母 (哭) 媳妇啊!
 (蔡母下。四衙役、二班头、县官同上。)
 县官 (白) 来, 时辰可到?
 四衙役 (同白) 有。时辰已到。
 县官 (白) 将窦娥绑了上来。
 四衙役 (同白) 啊。
 县官 (白) 哎呀, 窦娥呀窦娥, 小小年纪做出这样事来, 老爷今日斩了你, 下次不可!
 窦娥 (白) 爹爹呀, 爹爹! 女儿就要与你永别了? 你、你、你们是看不见我的了!
 众百姓 (内同白) 窦娥冤枉!
 窦娥 (二黄散板) 又听得法场外人声呐喊,
 众百姓 (内同白) 窦娥冤枉!
 窦娥 (二黄散板) 都道说我窦娥冤枉可怜!
 众百姓 (内同白) 窦娥冤枉!
 窦娥 (二黄散板) 虽然是天地大无处伸辩,
 我还要向苍穹诉告一番!
 (白) 天哪, 天! 想我窦娥遭此不白之冤, 我死之后刀过头落, 血喷白练; 三伏降雪,
 遮满尸前; 还要山阳亢旱三年, 以示屈冤!
 (二黄散板) 这官司眼见得不明不暗,
 那赃官害得我负屈含冤;
 倘若是我死后灵应不显,
 怎见得此时我怨气冲天!
 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溅,
 将鲜血俱洒在白练之间;
 四下里望旗杆人人得见,
 还要你六月里雪满阶前;
 这楚州要叫它三年大旱,
 那时节才知我身负奇冤!
 县官 (白) 哪有许多闲言, 开刀!
 (二刽子手押窦娥同下。鼓声, 斩。县官仰望。)
 县官 (白) 哎呀! 三伏夏天果然下起雪来了!
 (【急急风】。四兵士、中军押张驴儿引窦天章同上。)
 窦天章 (白) 窦娥招回来,
 中军 (白) 是。
 将窦娥招回来!
 (二刽子手同上。)
 二刽子手 (同白) 斩首已毕。
 县官 (白) 已经斩首了。
 窦天章 (白) 哇! 此案未有审明, 你为何将她问斩?
 县官 (白) 此案是下官审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呀。
 窦天章 (白) 哼, 老夫已然审明, 你还敢强辩!
 张驴儿,
 张驴儿 (白) 有。
 窦天章 (白) 将原供招与他听。
 张驴儿 (白) 是。
 小人张驴儿, 我妈给蔡家佣工, 我在那帮闲, 蔡昌宗进京赶考, 我跟他一块去,
 走在半道上我把他推到河里, 他妈听见这话可就病啦, 想吃羊肚汤, 我去给

买去，在羊肚汤里头，我下了毒药，实指望把他妈害死，好图谋他媳妇窦娥，没想到她妈没吃，叫我妈给吃啦，这是害人不成，反害啦自己，得啦，大人您这次饶了我，下次再也不敢啦！

窦天章 (白)

山阳县，你可曾听明？

县官 (白)

是。姑念下官是初犯，下次不敢了。

窦天章 (白)

呀呀呸！想这为官之人，吃的百姓的钱粮，国家的俸禄，你就该与民伸冤的才是。怎么羊肚汤一案，问的不清不明，有罪之人逍遥法外，无罪之人斩首山阳，今日若不将你问斩，不知还要屈死多少好人。

中军！

中军 (白)

有。

窦天章 (白)

将山阳县与张驴儿一齐择日问斩。

县官 (白)

我招你啦，你要不喊冤，我死的了吗。

张驴儿 (白)

我说天哪！天哪！等我出斩的那天您也想着给我下雪，没雪，下下雹子也行。

(二刽子手押县官、张驴儿同下。)

窦天章 (叫头)

窦娥！

(白)

为父来迟一步，我儿死的好苦哇！

(【尾声】。)

(完)